

人生的航班

陈睿 咏

最近追完的日剧是安藤樱的《重启人生》，在出差的往返航班上，一口气看完了全部10集。安藤樱饰演的女主角一共活了6轮人生，看到最后两集，剧情陡然拔高，从平淡的生活日常转为拯救一场空难，安藤樱身负重任，担当飞行员扭转一架航班的命运，坐在飞机上的我，在云层的颠簸中狠狠地感同身受了一把，直到飞机落地那一刻才安心。

有时想想人生的航班啊真是奇妙。

我有个朋友，一辈子在父母庇护下，40岁了才第一次独自坐飞机，她在朋友圈发了一通感想，引人唏嘘。人生的航班啊，她一路没有延迟过：从小读小学顺风顺水，高三选对了科目考了一个一本；毕业后找工作，靠父母的人脉牵线，谋得了一份从未出过差的工作，一辈子走不出离家3公里的范围；后来结婚，婚后永远是一大家子出去旅行，包车环游海外海岛之类，朋友圈永远可以看到她晒幸福。但是，转折还是来了。前半生簇拥在她身边的人群在40岁后逐渐散去，一直保护着她的父母渐渐老去，有心无力，可能也是由于父母的过度介入，最终没有经营好婚姻，离婚后独自带娃，可能是压力大可能是心境差，工作后来也丢了。为了重启人生，朋友这才迎来了第一次独自旅行。



想想我自己，父母并不怎么管我，十几岁的时候，遇到千禧年，我和同学去闹市街区跨年，过了深夜12点，人家父母都急了孩子怎么还不回来，挨家挨户打电话找孩子，我父母照样睡大觉，我和同学告别后摸黑爬楼梯回家。现在想想，很感激父母这份不操心的态度，孩子到了一定年纪，最需要的就是独自看世界的自由。

后来找工作，也是靠自己，家里并没有可以让我依靠的人脉，只能一份份简历投出去，一路循规蹈矩，边学边做。2006年的时候，我用赚来的钱去香港旅行，这是我第一次独自旅行。没有什么比独自旅行更能锻炼人的了，自己订好机票酒店，就和东野圭吾的小说一样，精心布局规划行程，我就是这样去了维多利亚港，上了太平山，那时候看到的风景因为无人分享，反而记忆深刻。后来2009年，老板让我出差去塞班拍摄广告片，那是我第一次海外出差，带着模特摄影师一起，就像个跟团游的导游，临行前还要办好团队签证之类的，准备好拍摄道具衣物等各种琐事。再后来几乎每一年都要出差，有时国内有时国外，最远的一次去了夏威夷，飞机在东京转机，升级到了商务舱，好好地开了一回眼界。对于独自坐飞机这件事，从不以为苦，很感激工作给了我看世界的机会。

转眼，这样的我，40岁了，没有重启人生的想法，这一世遇见的人和经历的事，虽有惆怅，但更多是欢喜。还是常常需要出差，坐高铁搭飞机，去到不同的地方“搬砖”。最近面试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面试的尾声，我和她介绍说，我们这份工作需要出差哦。她面露难色，我问我有什么问题吗？她说：“出差是坐巴士吗？我会晕车怎么办？”我笑了，笑她吐露了内心的想法，也笑她的这份天真。你以为是龙猫巴士吗？这世上哪里还有坐巴士可以出的差呢？人生的航班啊，不搭这一趟就会有下一趟，多多飞几次吧，尤其是独自旅行那种。

世代生活在故乡的父老乡亲，素有一种勤劳节俭的天性，表现在对土地的无私奉献与对自身的苛求甚至吝啬，就连农闲时节给自己与家人享用果腹以外的美食，都认为是一种浪费，往往会找一个拜神或祭祖的借口，拜过了菩萨，祭过了先祖，方坦然留给自己享用。清明时节的芽麦塌饼就是其中之一。这种点心，融合了大自然的馈赠与人世间的感恩情怀，被我称为一种“有灵魂的美食”。每逢清明临近，我总是想起这种美味的点心，以及童年记忆中母亲与祖母一起劳作的情景。

芽麦塌饼

周建新

芽麦粉是制作芽麦塌饼不可或缺的辅料，它的作用相当于酵母，与米粉发酵生成自然的甜味素。家里麦芽粉是早就预备好了的，早在数月前，祖母就会从仓库里翻出预备好的小麦，在温水中浸泡，使其发芽，长出“白胡须”，然后置于阳光下晒干，趁空闲时送去生产大队机埠加工成粉，用纸细心包好存储起来。另一种重要的食材是“胡泥菜”，俗称草头。每年阳春三月，田间地头的青草疯长，草头夹杂于其中，叶子舒展，形似倒伞，绿色叶片上敷着一层白色绒毛，在野草丛中独占鳌头。母亲领着我们几个去田野里寻觅瘦罗，并连同自家地里撒种子“野蛮生长”的一种收割回来。备好食材后，祖母先将择洗净的胡泥菜放在大锅里水煮，再将煮烂的菜连同开水一起倒入米粉中搅拌。加工米粉也讲究，大致是二分糯米添一分粳米。将和均匀的草头米粉做成

日前，拜读“夜光杯”上吴中杰先生《忆邓云乡兄》的文章，勾起一段有关的回忆，现冒昧续貂，以飨读者。

原上海电力学院基础部办公室墙上曾挂有一玻璃镜框，框中有“君子务本，本立道生”字幅，字体遒劲有力，书写人分别为名人陈从周先生与顾廷龙先生。现字幅已保存在学校档案馆。

上世纪80年代中，学校从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不久，处处透出青春勃发的气息。那时基础部下有8个教研室，人文学科教研室主任是知名学者邓云乡先生。邓先生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由于工科院校没有文科系列的职称评审委员会，经请示上级有关部门，获准邓先生的正高职称评审可自行聘请若干正教授级专家组成临时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经前期业内专家审核、初评，1986年初夏，约定三位业内现象级的专家组成临时职称评审小组，来我校完成最后的评审程序。组长为陈从周教授，组员则是顾廷龙教授与贾植芳教授。一个天花板级别的评审小

组，评审地点选在基础部会议室。

那时办公条件简陋，会议室全部家当是：几条腿脚有点松动的长凳，一张约一米宽、两米长的油漆斑驳的会议桌，一台摇起头来总是“咯吱咯吱”呻吟的台扇。我那时在基础部党支部工作，临时客串评审接待工作。为了使台扇离场不“咯吱”，或者至少“咯吱”得温柔点，我将台扇大卸八块，清洗干净并在轴承处加了不少机械黄油。再从教师办公室尽量挑成色新一点的靠背椅临时替换掉有些残疾的长凳，基础部主任赵老师从实验室找来一块白色的台布铺在桌上，一白遮百丑。最头痛的是墙壁，由于长年累月一遍又一遍的浓妆艳抹，变得像苏式月饼一样，稍有动静就一片一片白粉块往下掉。全部铲掉重刷，工作量太大，最后我们决定自己动手贴墙纸。我那时年轻力壮，记得贴了好几天才完成，把苏式月饼整固成更美颜的广式月饼了，很有成就感。



读者·作者·编者

1986年6月某天上午，三位

两幅字

徐幼成

专家结伴来了。没有专车接送，那时出租车也难找，三位专家都是挤公交车来的。一进门就谈笑风生，亲和随意得就像邻家大叔，根本不介意条件简陋，我们一下子没了拘谨感。邓云乡先生的专著《红楼风俗谭》《鲁迅与北京风土》《燕京乡土记》等早已放在会议桌上。邓先生当时声誉正隆，评正教授级的研究员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评审过程波澜不惊，会议记录等都是专家们亲力亲为，没有请助手。评审结束后，三位专家吃的是学校食堂的简易客饭。饭后休息，随便聊天，我们谈了学校升格本科不久，主要工作是狠抓教学质量，准备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合格性评估，三位专家均认为我们抓住了根本，尤其赞赏我们工科院校开设“大学语文”及邓先生领衔的好几门选修课及讲座。我很想请三位大师留下墨宝，但又不敢太唐突，最后还是赵主任有些底气不足地问邓先生能否请三位大师赐字？陈从周先生一口答应。邓先生的书法造诣也很高，校训“爱国，勤学，务

实，奋进”八个遒劲的大字即是邓先生手迹。邓先生办公室有现成的宣纸笔墨，陈从周先生提笔饱蘸浓墨，略微思索一下，屏息运笔，“君子务本”四个颇具晋唐古风的大字跃然纸上。顾廷龙先生接过字，不假思索，“本立道生”四个古朴厚重的大字顺势而成。

没过几天，赵主任找来个带玻璃的镜框，把两幅字装在了一起，挂在墙上。“君子务本，本立道生”像楹联一样，字体、内容都很和谐统一，很有整体感，唯一不足的是没有钤印，总感觉像是半成品。没想到，约一星期后，邓云乡先生带来了好几张盖有陈从周先生与顾廷龙先生印章的小宣纸片。我们挑了几个盖有印章的纸片夹在落款处，顿感字幅灵动鲜活，熠熠生辉。邓先生说，如不满意，还可将原作拿去请两位专家补盖印章，我们觉得不好意思再麻烦老先生了，现在看看贴上去的印章反而感觉更有故事内涵。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上海电力大学一步步从中专、专科到本科，再到硕士授予点、博士学位授予点，从学院更名为大学……相信对得起几位大师的期许。



油菜花开了

摄于云南罗平螺蛳田 侯伟荣



夜光杯

关于古人妙对，多有文章引宋代苏东坡对辽使的“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和秦少游对苏小妹的“闭门推出窗前月，投石冲开水底天”。带有斗巧、游戏意味的这两联，自是不错，堪称妙对，可惜只是民间传说，并无任何史料记载，应该是后人加工而成，当时并无其事。尤其是秦、苏之对，已数有文章指出，乃属无稽之谈。因史无其事，系后人杜撰，所以也就有多种说法，甚至有的连最起码的对仗要求也谈不上。

其实，历史上是确有妙对的，其中之一出自幼童之口。

杨时芳，字道亨，生于明朝正德十五年（1520年），河东猗氏县（今运城临猗县）人。早慧，四岁便能辨四声。自幼聪颖好学，六七岁时就能对句作诗，人称神童。十岁时，因已为童生，依例谒见新到任的县令贾某。贾县令决定当面考考他的“课对”，即学童练习作诗的“对句”。他拟出一句上联：“青灯夙负青云志。”这句不无牢骚和感慨的上联极难对，难就难在巧妙地重用了一个“青”字，“青灯”指苦读的油灯，“青云志”指跻身朝列的愿望。让贾县令惊异的是，眼前这个十岁（其实顶大不过今所云九周岁）的孩子，稍稍一思，以“赤县长悬赤子心”对之，不但对仗极其工稳，而且语意高超。

神童妙对

马斗全

杨时芳事，分别见依据明嘉靖《蒲州志》和《山西通志》修撰的清乾隆《蒲州府志》和《山西通志》，可知为历史上有确实资料记载的妙对。嘉靖《蒲州志》和《山西通志》系当时人所修当代志，自然再可靠不过了。杨时芳十三岁即考取为生员，二十岁乡试中举，先后出任宝坻、正宁（皆属今天津市）知县，后又升甘肃肃阳府通判，督饷宁夏。所到之处，不缘俗吏之所行，而自有立身行事准则。这样一来，自然难免招致嫌隙，乃至嫉恨、诽谤。有个受皇帝宠幸的朝中官吏经过当地时歇于传舍，因杨时芳竟不来拜谒而衔恨，便予以诋毁排挤。杨时芳闻知后说：何必做官而受此污秽，吾乡芬香多矣。有人劝他，猗氏荒凉而非繁华之地。杨时芳道：“万井咸水，一阶沙砾，正吾吾者力处也。”于是散衣羸马而归，从此隐居河东，恬淡自处。归隐后，便如同人间蒸发，从此再无消息。真如史书上常说的“不知所终”。他的隐逸生涯中，一定有不少好诗和妙对，竟不传于世，至为可惜。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七夕会

1月17日，北京春寒料峭，人声鼎沸的国家大剧院迎来了实力雄厚的上海京剧院新版《大唐贵妃》，并连演三晚。这是去年11月底以来的首场大型京剧演出，有近200名演职人员参加，真是打破了长久的菊坛沉寂。演出气势恢宏，令人惊艳，首演炸响了！我这个老戏迷老眼放望，灯火辉煌的大剧院内三层楼坐满了观众，再注目细看，穿戴漂亮鲜艳的青年男女观众们竟占了半壁江山呢。

《大唐贵妃》剧目并不陌生，这是取材于梅兰芳上世纪20年代名剧《太真外传》，同时又参考了白居易《长恨歌》、白朴《梧桐雨》、洪昇《长生殿》等名篇名作而诞生的一部新编历史京剧名作，在2001年第三届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成功公演。“梨花颂”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笔者不但欣赏过梅派掌门人、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和他的男女徒弟们演唱，还听过许多京剧爱好者的唱段，这出戏真是唱红大江南北。

京剧看的就是“角”，不少首都观众似乎就是冲着这些大名鼎鼎的名角而来：史依弘、李军领衔，再加上很有实力的安平、陈少云、奚中路、陈麟等携手献演。配上强大的音乐班子，不但有听惯了丝丝竹鼓的传统乐器，更有多种西洋乐器，音色丰富，音域宽广；其舞美也不再是“一个桌子两把椅子”，而是色彩绚丽，服装大有革新，大型舞蹈显然带有盛唐帝国的时代特色。在这震撼冲击观众的心脾、眼球、耳膜的现代化声光电之中，大段缠绵悱恻和悲恸人心的生旦爱情对唱，显示了上海京剧院两位一级演员（史依弘、李军）唱念做打的扎实基本功。台上较劲比试，观众大声叫“好”，内心实感过瘾！

小史的启蒙教师是武旦名家、京剧教育家、戏曲声乐家卢文勤和张美娟，所以她很坚实的超越一般旦角的武旦功底和乐感。2022年我特别受邀在上海看过小史的全部新排《白蛇传》，这是梅派大弟子著名艺术家杜近芳的代表作，我记得当时上海大剧院内座无虚席。史不但唱念做打酷似当年北京的杜先生，而且个人认为，在“盗仙草”中的出色发挥还胜了杜先生一筹呢！可谓当今梅派文武全才的大青衣了。

当晚，最精彩也屡获首都观众掌声和喝彩叫好的一出是：深谙音乐舞蹈的唐玄宗亲自击鼓。李军具备老戏《击鼓骂曹》的坚实基础，那鼓声有时如急风骤雨，有时则如春风拂面。能歌善舞的大唐贵妃在翠盘中如天仙下凡，盘内起舞，这是当年梅大师首创的《太真外传》的重要遗作。在翠盘中“卧鱼”可比大舞台上“贵妃醉酒”难度大多了，小史凭借其少女练就的童子功，成功演出了这一“软功”，而且她不断和导演商量要创新，大胆加进了颇具西域风情的单舞和群舞“铃铛舞”，从而使在场的老少观众都为之耳目一新。

把当年梅先生创作的经典传统剧目四本、十几个小时的“太真外传”，缩编成今晚三个小时表演，这是高度凝练的精品。我觉得，这次演出的成功应归功于上海赴京团队的高效组织；导演的昼夜排练和演员挥汗如雨的训练；所有演员不论大小角色个个都不逊色，保证了京剧传统的“大戏一棵菜”，用现在语言来说，就是上下团结一致，是可贵的集体主义精神。这“沪外来客”真是不简单，让首都观众过足了耳眼双福了！

时尚

众过足了耳眼双福了！

梅韵花开大江南北

万伯翱